



Korea

◎ 刘畅 著

走读韩国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刘畅
著



Korea 走读韩国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读韩国/刘畅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668 - 0157 - 9

I. ①走… II. ①刘… III. ①韩国—概况 IV. ①K931. 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7420 号

.....

走读韩国

著 者: 刘 畅

责任编辑: 李 艺

责任校对: 黄 球 周玉宏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广海照排设计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6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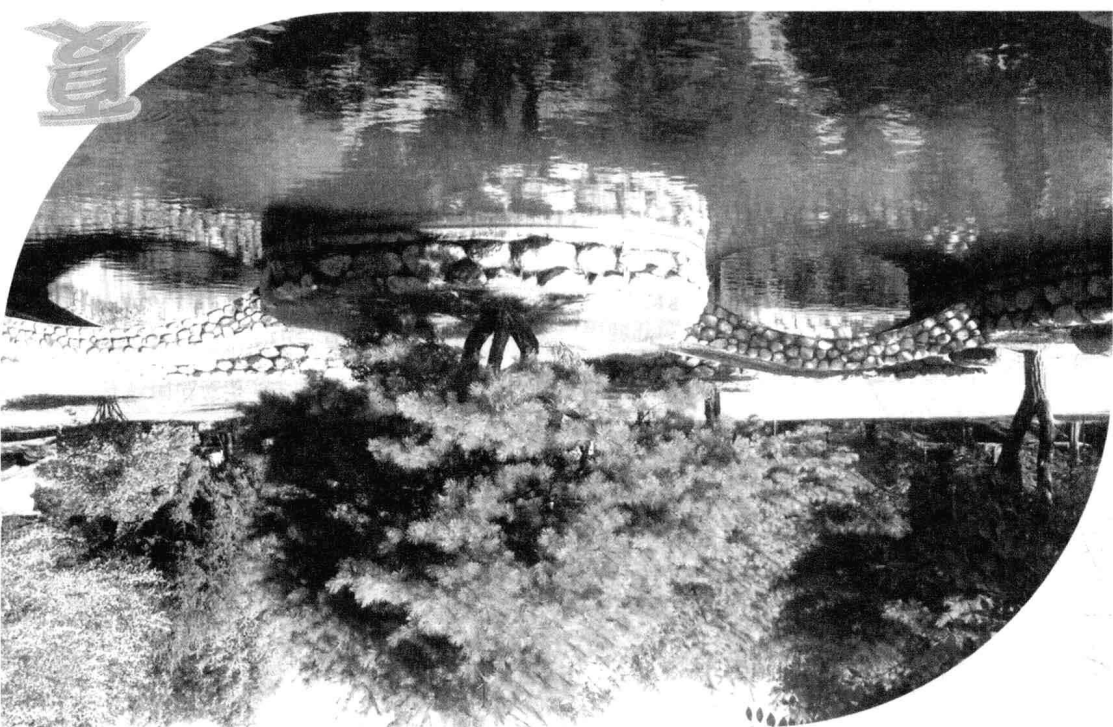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言：韩国生活的“卧底者”

人生总是被看似偶然的必然所影响，我认识刘畅先生也是很偶然的。起初，通过阅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认识了熊培云先生，并在微博上跟他聊过两句。后来熊培云先生把他的一位同事介绍给我，并说这是一位“很好学的老学者”，他，就是刘畅教授。

后来，去南开大学的时候，我有幸与刘畅先生交谈了一下午。他在韩国的水原大学中文系任教过一年，在韩国我们将他称为“交换教授”。在大学学习时，我也听过从中国来的交换教授的课程。这也是在韩国唯一能够学习纯正中文的机会。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简略地了解了中文乃至当时对我来说还陌生的中国。我记得，我接触过的几位交换教授都对韩国充满着好奇心，并想利用这段时间来了解韩国。他们都会让家里人来韩国一起旅游。可惜的是，由于只有一年的任期，他们从人生地不熟的状态刚转到慢慢了解韩国的时候，就要回去了。于是，大多数交换教授对韩国的了解不能摆脱“走马观花”的阶段。除了偶尔去像济州岛这样出名的旅游景点之外，他们的活动范围一般不会超出首尔。

然而，刘先生可不一样。上次与他交谈的时候，我十分诧异。这位只在韩国停留过一年的老学者怎么能知道这么多地名，特别是马山、镇海、庆山等小城市。我估计大多数韩国人都没去过庆山。可是他在韩国的一年间，姑且不说首尔、水原、华城，还去过了庆山、佛国寺、内藏山、釜山、济州岛和巨济岛等。我不禁想象，如果刘先生再在韩国待一年，他去过的地方很有可能会超过我。还有，当我听到刘先生说自己对韩国的“恨文化”感兴趣时，我觉得十分意外，因为这是韩国文化的深层次内涵。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跟他说韩国还有“兴文化”时，他居然也了解。这都是他与学生交流时得知的。我觉得书里一个韩国学生说得恰到好处：“恨文化”是表达我们民族复杂的悲愤压抑的情绪，而“兴文化”则是表达我们热情奔放的精神，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刘先生是善于沟通的人。我想，他通

过与韩国友人的沟通，逐渐了解了韩国。

中国已是今非昔比，尤其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发展令人瞩目。每当看到摩天高楼林立的陆家嘴，我感叹不已。在我看来，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发展总是从最显眼的地方开始的。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先开始盖高楼，眼下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诸多二线、三线城市满地都是工地。以往的韩国也是如此。不过我倒觉得，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厕所的现状。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把厕所做得跟迎客厅没有两样，那么他们确实发展得差不多了，因为厕所往往是人们最后注意到的地方。刘先生在书里谈到韩国的厕所。韩国水原市的市长大力建设“化妆室文化”，使水原成为举世闻名的化妆室先进城市，我觉得这位市长的主意相当不错。如果一个城市连最容易忽略的厕所都搞好了，我相信其他地方就说得说。我觉得，通过一个社会的细节，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性质，并且这样的小小细节通常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刘先生就很好地从细节开始了解韩国，比如“化妆室”供应卫生纸、肥皂等便民物品，饮料店旁设有饮水机，列车员进入车厢面对旅客鞠躬，三个陌生中年男子热情给他们“马格利”饮料等等。

韩国与中国，不论是在空间距离上，还是在传统文化的距离上，都非常相近。然而目前来讲，中韩两国互相的认识度似乎不能称得上近邻的水平。我相信这本书可以帮中国读者去进一步了解韩国，并缩短他们心中中韩之间的距离。

在判别一个人是否年轻时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莫过于他是否具有好奇心。刘先生是比我大20岁的长者，但他的心理年龄并不一定比我大。这一本书就描述了他充满着好奇心在韩国度过的一年时光。

旅行是走着的阅读，阅读是坐着的旅行。凭借读这本书，我走过了刘先生在韩国亲身经历过的一年旅途。正如书中所说的，他是一个观察韩国社会生活的“卧底者”，看了他的这本书，我觉得，韩国确实很有意思。

[韩]金宰贤

2012年4月20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

前 言

本书的读者群范围很广，其中之一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师生，主要是学生们，当然还有那些对新闻写作感兴趣的人。这是因为摆在读者眼前的不仅仅是一本异地观光的散文集，还是一本有关新闻特写的参照读本。其写作的初衷，就是想在记述赴韩体验的同时为学习或有志于新闻写作者提供一种参照，一种在没有任何新闻资源的情况下“寻找”、“挖掘”的能力，一种新闻人特有的“窥视”、“卧底”的能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笔者赴韩的主要任务是讲授汉语，每周11节课，几乎天天有课。且初到异国，语言既不通，活动范围也极其有限。所任教的水原大学并不如其名，它不在京畿通衢交通发达的水原市内，而是在偏远的华城市卧牛里，这一点经常造成误会。学校周边稻田环绕，菜花开，稻花香，林鸟啼啼，并时有蛙鸣，一派田园风光，农村景象。另外，前半年独自在韩，还要自己照顾自己，买菜、做饭、洗衣、出行，全需要自己操心。而我在韩国的时间只有一年，一般出国前一两个月都会遭遇“文化震荡”，需要熟悉和适应环境。据过来人说，初到异地一年，也就是水过地皮湿，了解个大概，如要深入观察，提炼出点“干货”来，至少需要两年……在这种时间、积累、阅历、语言沟通及新闻资源都很“吃紧”的情形下，如果想写出一本有点深度、反映韩国社会心理与文化的书来，可以说诸多条件根本就不具备——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新闻。

但是，由于自己目前正在国内的在岗专业是新闻传播学，也算是一个“新闻人”了，而新闻人的本能就是敏感、好奇、多思和手勤。从这点来说，又具备一定的条件——主观的内因条件，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平时上课总给学生们讲，作为新闻人，思维要敏捷，手要勤，动作要快，要随时注意观察生活，要从平常的现象中挖掘和提炼出不平常的东西来……那么，目前的“困境”不

正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吗？困难与机会，往往如影随形：初到异地，困难很多，但正因为初来乍到，对什么都有一种新鲜感、新奇感，这不正是最丰富的一种“资源”吗？在课堂上，关于新闻学、传播学的理论已经讲了很多，重要的是实践，是像一个实习生一样，从零开始，观察、记录、思考、整合、提炼……于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念头恍惚冒了出来——作为一个“新闻人”，我要写一本关于韩国的书，这本书是这样的——它要从周围细节入手，秉承“日常生活学理化，学理日常生活化”的原则，挖掘那些能够反映韩国社会心理与文化的元素；它从表象入手，但绝不停留在表面；它从细节出发，但又不止于细节；它注重学理，但又坚持从日常生活出发……

记得那时来韩甫满两周，在韩国京畿道华城市卧牛里新明小区的某一个房间里，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想到了这些问题，感觉很有心得，深感“学而不思则罔”的正确——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就这样躺着，想着，身体很平稳，四肢处于静止状态，思绪也就容易延伸，一个行色匆匆的人难以有真正的思考。同时也在想，思想、思绪、情感本身，无疑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廉价”的东西之一。经商需要本钱，劳动需要工具，出行需要乘车，购物需要货币，争权夺利需要搏斗，与人打交道需要语言沟通，还要注意人际关系，有时还要看人的脸色，即使是视觉、听觉这样的行为，也需要“动用”眼睛和耳朵。而思考完全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可以闭上眼睛进行，没有视觉，没有听觉，四肢不动，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你真正“想到了”，哎，思考真好……“思考真好”的另一层含义是，它解决了我目前的“资源匮乏”问题。没有资源不要紧，只要有大脑就行，思考就是最大的资源，选题是“想”出来的，文章是“写”出来的。这样想了一会儿，不由信心倍增，无意中发现这短短的二十几分钟里，竟有了三点收获：一是确定了要写一本书；二是这本书要侧重于挖掘韩国社会的日常心理、文化；三是它要从具体的生活细节和自己的实际观感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观念和别人的印象出发。这三点都很重要——第一点确定了我在韩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使自己在韩国一年十分有限的时间里，有一个切实的目标，时刻清楚自己要干什么；第二点确定了这本书

的层次，即尽量挖掘那些表象背后有深度的内容；第三点则确定了这本书的纪实风格，使其具有一定的新闻传播学实践的参照意义。

当然，促成写作此书还有一个因素——《韩国生活》杂志。《无中生有：新闻人是生活的“卧底者”》，是我在韩国首尔一次讲座的题目，听众就是《韩国生活》中文杂志社的编辑和记者们。由于自己在国内讲授有关新闻媒体的课程，所以来韩国之后，对媒体比较敏感。由于一个偶然的会，我与《韩国生活》结缘，并接受了编辑部长徐娅的一个“硬”任务——为该刊提供专栏文章。《韩国生活》是半月刊，我在韩国的时间大约一年，也就是说如开设专栏，就要写24篇有关韩国的文章，而这个数字恰好基本构成一本书的容量。面对这一任务时，我来韩尚不满月，“阅历”既浅，积累亦薄，能否完成“任务”，心里很没底。深知专栏一开，就要按时供稿，不能间断，否则会影响杂志的运作。开始犹豫不决，最后应承下来，既是因为有了前面的思考，也想给自己一种压力，激发自己的潜能并挑战极限，所以也就有了其后一系列的文章。

换言之，我是以一种“卧底者”的心态来接受这个“任务”的。以前在学校授课也提到过这个话题，但那多半是成型的理论和别人的经验，可这一次有《韩国生活》的“压力”，我要自己实践一次“新闻人是生活的‘卧底者’”的过程，亲身体验一次新闻人“双重身份”的独特生活。其实，当时也朦胧地感觉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韩国“阅历”浅，更会有一种新奇感；积累不厚，更会刺激和提高“挖掘”、“提炼”、“整合”的能力……总之，要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

所谓“卧底者”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是想说明合格的新闻人是以一种双重身份进入生活的；一方面，他有自己本身的生活；另一方面，他还有“观察”、“窥视”别人生活的任务。如德国影片《窃听风暴》，英文名为 *The Lives of Others*，直译应为《别样生活》、《别人的生活》；译成《窃听风暴》，并未传达出原题的神韵。《窃听风暴》以窃听者维斯勒上尉为典型，用视觉语言细腻地展示了心理的“柏林墙”倒塌的全过程。作为东德“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中的一员，他十分“敬业”，忠于职守，他有着深陷的眼窝，脸部线条总是那样僵硬，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

这个世界，除了“工作”——监听他人的生活——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生活和乐趣。围绕着他的世界是灰色调的，看不到任何“活”的生命迹象，呆板、单调、乏味、无趣，这反映在他周围的陈设十分简单，色彩总是那样暗淡，就连他吃的饭食也是那样单调而“朴素”。但是他有坚定的“理想”，即“坚定不移地做党的强盾与利剑”，他坚信自己工作的价值，换言之，他心中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柏林墙”。而这堵“柏林墙”恰恰是在他“执行任务”的监听过程中缓缓倒塌了。*The Lives of Others*，至少说明两点：第一，窃听者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关注的就是别人——被窃听者——的生活；第二，别人——被窃听者——的生活构成了窃听者本人的生活内容。实际上，从观察生活的积极意义而言，借鉴《窃听风暴》的故事情节，新闻人就是生活的“窥视者”和“窃听者”，或是“卧底者”。

一般而言，一个新闻人面对报道和写作对象时，无非有两种情况：有中生出有中，有中生有。所谓“有中生出有中”是说，你报道的对象十分具体，确实有一个事件的“实体”存在，如一次祭孔活动、一次中韩学者联谊会、一次韩国学生汉语大奖赛等等，你的任务就是把这次活动“忠实”地记录下来，展示给读者。所谓“无中生有”是说，当你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你遇到的有写作价值的“事件”十分有限，并没有许多具体的事件在“等着”你去报道，你感觉每天遇到的都是一些琐屑的、重复的、缺乏深度的“场景”和“细节”，构不成一篇文章的内容。这时候，启动“无中生有”就十分重要了，是体现一个新闻人“卧底者”本领的大好时机。在此，“卧底”和“无中生有”，一而二，二而一，息息相关。当然，在这种“没有什么新闻线索”的情况下，要写出“东西”来，也还有两种情况：一是从一个新奇、独特的视角审视熟知的题材；二是从散碎、常见的细节中提炼出新的“选题”。

就第一种情况来说，即从一种新奇的视角审视已知的、熟悉的材料，这方面的高手之一是罗森塔尔，其代表作《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曾荣获普利策新闻特等奖。其题目就很独特——这里没有什么新闻，这与我遭遇的情况很相似。文章开头便写道“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或者“在奥斯维辛，没有新鲜东西可供报道”。但作者马上就敏锐

地捕捉到了自己独特的切入点——和平与恐怖的反差：“在布热津卡，不知怎么，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这里，太阳和煦、明亮，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长势喜人，在门前不远的草地上，还有儿童在嬉笑、打闹。这真像是一场噩梦，一切都可怕地颠倒了。在布热津卡，本来不该有太阳照耀，不该有光亮，不该有碧绿的草地，不该有孩子们的嬉笑。假若在布热津卡，从来就见不到阳光，青草枯萎凋残，那才合乎情理，因为这里是一个无法形容的恐怖地方。”杀人如麻的恐怖之所与阳光灿烂的游戏之地，这种强烈的反差触动了作者的灵感——“这里可能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旅游中心”，在大家熟知的平常中发现了不平常。所谓平常，是说围绕奥斯维辛已经没有什么新闻可供挖掘了；所谓不平常，是说基于恐怖与和平的强烈反差所形成的独特感受，又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恰如作者所云：“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这儿，有的是想看一看这里的情况是否像传说中所描绘的那样，有的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个悲剧，有的是想通过访问死难者受折磨的场所，来向他们致意。这样，奥斯威辛就没有什么新闻好报道了。但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你提起笔来。这种压力来自无法抑制的某种感情。专程到奥斯威辛来，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写，这对于这儿的受难者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友好、十分令人痛心的行为。”下面作者一一描述了自己参观过程中的所见所感，如“在布热津卡，德国人撤退时破坏了的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废墟上已长满了雏菊。……参观者默默地迈着步子，先是很快地望上一眼，接着，当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牢房、毒气室、地牢和刑房时，脚步就逐渐放慢，简直是在地上拖着走。……许多参观者目瞪口呆地盯着毒气室和焚尸炉，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都不可思议。当他们看到玻璃窗后堆积得像小山似的头发，看到一堆堆婴孩的小鞋，看到一排排堆放着被窒息而死的人的尸体的砖房时，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一位参观者突然张开大口，差不多叫出声来。……参观者恳求似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然后对导游讲道：‘够了。’”结尾处，作者仍然平静地说：“奥斯威辛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报道。这里天气晴朗，树木青青，门前还有儿童在打闹、嬉戏。”这是典型的“温故知新”，或是“以旧为新”式的“无中生有”。

我遇到的，则属于第二种情况——从散碎的材料中“无中生有”。因为

来韩时间短，交往范围狭窄，所谓“阅历既浅、积累亦薄”。如果“等着”事件来找你，一年内24篇专栏文章是难以完成的，除了授课之外，一年内身边不会有24个事件发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利因素，因为中韩两国距离太近，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来过中国的中国人又很多，中国人对韩国很熟悉，该写的差不多都被人写了，创新型的“写作空间”已经被压缩得很小了。在此情境下，只有主动出击，你去找“事件”，甚至“制造”事件，无中生有，从一般的、常见的、散碎的信息和资料里面挖掘、提炼、整合出有价值的选题。

之所以说“无中生有”更需要一种“卧底者”的眼光，是因为人们容易忽略一般的、常见的信息，恰如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所说：“我担心同样的慵懒也表现在我们所有的感官能力上。只有聋者才珍视听觉，只有盲人才理解视觉是所有福祉的源泉。这一判断特别适用于那些在成年之后丧失视力和听觉的人。而那些视力和听觉从未遭受过损害的人则很少能充分利用这些神圣的官能。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对所有的视力和声音反应迟钝，难以集中精力，缺乏欣赏力。司空见惯的是，我们从不懂得珍惜某物，直到失去它；从不在乎健康，直到患病不起。”在海伦看来，每天常见的“场景”由于具有重复性，所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她举例说：“我不时地测试我那些视力正常的朋友，问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最近一个好朋友来探望我，她刚刚从森林中远足而归，我问她都看到了什么，‘没什么特别的’，她回答。如果不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回答，我当然不信她的话。长久以来，我就深信不疑：视者实盲。”无独有偶，我也曾问过一位去首尔的朋友，问他看见了什么，答曰：除了看见了很多，人挤人，别的没看见什么。

24篇文章顺利地完成了，细思其中的关键，感觉还是在每月两篇的“压力”之下找到了较为准确的思路和操作办法，这就是“卧底者”的意识和“无中生有”的方法。再进一步分析会发现，这20多篇文章中，真正属于确有其事的完整的“事件”只有一个，即《百闻一见：韩国水原中心大教堂礼拜纪实》，其他的都属于从常见的、分散的、每日接触的细节中挖掘、整合、提炼而成的选题。如《韩国：民生细节》，是从洗衣机置于阳台之上，洗手香皂状如糖葫芦，洗手间小便池上方的石头台，座椅、鱼缸、

盆景三位一体，户外搬家的移动电梯等小事中整合而成的。其方法是每次出门都仔细观察，每有一见，便记录在小本子上，一次数条，几次便会有十几条，基本就可以成文了。再如《韩国：细节里的宽松与信任》，也是从化妆室供应卫生纸、肥皂、洗手液、冷热水，饮料店旁设有饮水机，列车员进入车厢面对旅客鞠躬，三个陌生中年男子热情地给我们“马格利”饮料等细节中“总结”、“提炼”出了“细节里透露出社会的宽松与信任”这一内涵。其他不赘。

这些选题形成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本身都不是作为一个“事件”或“选题”而客观存在的，而只是一些散碎的、常见的生活场景，需要你用一个“卧底”的双重身份与眼光，用“无中生有”的方法，去观察、记录、积累、挖掘、整合和提升，使之“形成”一个个有效的选题，并源源不断地“发展”成一篇篇文章。无中生有——此处所谓的“无”，就是那些本来常见的、分散的、容易被人忽略的琐事；所谓的“有”，就是经过你的思考，整合和提炼出的具有价值和意义的选题。这种训练的意义在于：如果你能从“无”中生“有”来，那么，当你面对一个具体的真“有”——一个具体的事件和故事，驾驭起来就会轻松得多了。有无之间，虚实之际，物以貌求，心以理应。这或许能为喜爱写作的读者及有志于新闻事业的人提供一种实践的参照。

刘 畅

2011年12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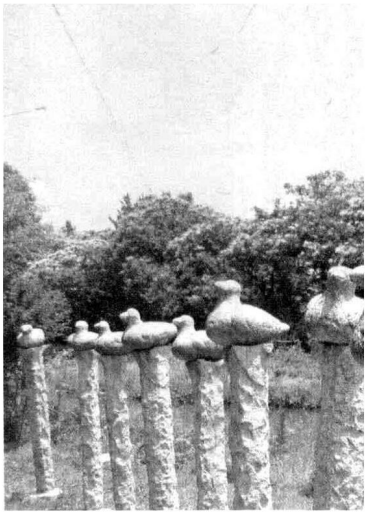
序言：韩国生活的“卧底者”	1
前言	1

【跨文化沟通】

在韩国说英语	3
跨文化沟通中慎用“有”字句	11
韩国人对华印象：态度与行为之差	15
伊朗教授“爱煞你”	19
水原大学半日：童心未泯识“体游”	27

【社会观察】

韩国：民生细节	37
韩国：洁净有“道”	43
在韩国见“小人”	50
在韩国，走近基督教	54
百闻一见：韩国水原中心教堂礼拜纪实	64
韩国：细节里的宽松与信任	70
韩国老人：山上，山下……	76
土俗村“一根筋”？	84
韩国：点点滴滴“陌生度”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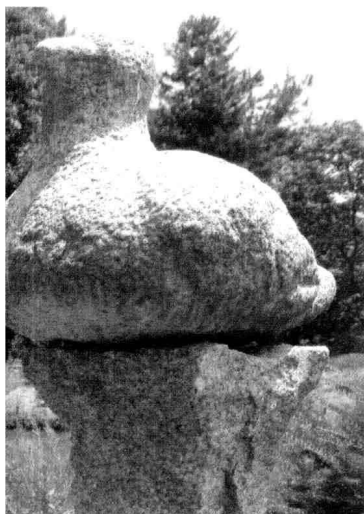
【行在韩国】

行在韩国：山痕处处，石迹斑斑	105
行在韩国：阴差阳错“冤枉路”	111
仁川，大阜岛一夜	116
樱期难测，枫叶易残……	122
游在韩国：“摸石过河”济州行	131
韩国：有意思，没意思	144

【心理与文化】

韩国：汉字、地名与文化	155
俭素：校训与国魂	162
仁寺洞，邂逅“两园”	171
初识韩国“恨文化”	177
韩国“会议文化”：穿插演奏总相宜	188
韩国“兴文化”：戏谑式幽默	193

后 记	198
-----	-----



跨文化沟通

